

东乡族刺绣

针丝绣山河 指尖传族韵

临夏融媒记者 马秀梅 李萍 通讯员 马伟

在东乡县的农家院落里,每一位东乡族女子的指尖,都流淌着一门穿越千年的民间艺术。她们以布为纸、以线当墨、以针做笔,将黄土高原的豪迈、黄河的奔腾,及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美好的期许,尽数绣进方寸织物之间。这便是甘肃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——东乡族刺绣,一门扎根乡土、承载民族记忆的指尖技艺。

东乡族刺绣,东乡人称“扎花”,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载体,更是情感的细腻表达。在东乡族的传统认知中,针线活的优劣是衡量女子贤惠的重要标准,刺绣技艺的高低直接映照出女性的聪慧与坚韧。这份独特的文化认同,让刺绣技艺以“女承母艺 婆媳相传”的口传心授方式,在东乡大地代代延续。

过去,东乡族女子自孩童时期便跟着长辈学习扎花,一根绣花针、几缕彩丝线,是她们成长路上的必修课。在娶妻嫁女的人生时刻,绣品更是姑娘们最珍贵的陪嫁:绣着牡丹的枕套、缀着鸳鸯的鞋垫、织着吉祥纹样的门帘……每一件都凝聚着新娘的心血,寄托着她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。千百年间,这根小小的绣花针,串联起东乡族的家庭温情,勾勒出民族民俗的独特风貌,成为刻在东乡族人生活里最温暖的文化符号。

浸润在黄土高原与黄河文化的沃土中,东乡族刺绣形成了与苏绣雅致、广绣富丽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,其配色、纹样、针法皆藏着东乡人民的审美意趣与生活智慧。色彩搭配上,东乡族刺绣大胆浓烈,以红、绿为主调——红如高原骄阳,热烈奔放;绿似河畔草木,鲜活灵动。再辅以黄、蓝、粉等色彩点缀,浓淡相宜、对比鲜明,恰如东乡族人豪爽直率的性格,将西北大地的蓬勃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份配色并非凭空想象,而是绣娘们对自然的直观描摹,高原的繁花、黄河的碧波、田野的麦浪,都是她们创作的灵感源泉。

刺绣纹样的创作,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,多以写实手法勾勒美好意象。花草纹样最为常见,牡丹雍容、杏花清雅、百合圣洁,皆是东乡大地随处可见的景致;鸳鸯戏水、蜂飞蝶舞、孔雀嬉牡丹等动物纹样栩栩如生,尽显自然生灵的灵动;成串的葡萄、皎洁的月亮等物象,虽简约却充满烟火气息。这些纹样潜藏着深层的文化寓意:层层交织的彩线象征生命延续,枝花叶相生相依寄托家族兴旺,鸳鸯孔雀寓意婚姻美满。一针一线,绣的是生活图景,传的是民族信念。

工艺精髓藏于针法与流程之中,手工绣更是东乡族刺绣的瑰宝。其制作有固定章法,选布、绷布夹、备线、画图、刺绣,每一步都细致入微,尽显手工技艺的温度。手工绣依针具不同分为三类:“绣花”用细针穿五彩丝线分层绣制,针脚疏密有致,绣品富有层次感;“剃花”用特制剃花针,绣品正反如一,色彩鲜丽、立体感强,毛茸茸的质感让花、鸟、鱼、虫仿若鲜活;“平绣”以单色丝线创作,凭借针脚变化与针法搭配,呈现出雅致朴实的风格。无论何种针法,都要求绣娘心手合一,千针万线的穿梭,方能成就一件精美的作品。

曾几何时,这门扎根黄土的艺术也曾面临传承困境。现代工业制品的冲击,让传统绣品市场日渐萎缩;年轻一代外出务工,潜心学艺者日渐稀少;传统题材单一、形式陈旧,难以契合当下审美。幸而,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,东乡族刺绣迎来了新生,2024年入选省级非遗名录,更为其发展注入强大动力。

该县以“活态传承+产业赋能”为核心,为刺绣搭建起传承与创新的平台。一方面守住“根”与“魂”,建立刺绣图案数据库,收录200余种传统纹样,用数字化技术留存针法技艺;通过“非遗工坊+职业培训”模式,举办百余期培训班,培养出十余名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及千余名绣娘,其中“90后”绣娘占比超六成,为传承注入新鲜血液。另一方面打破边界,推动刺绣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,开发出刺绣丝巾、手提包、折扇等70余种文创产品,让东乡刺绣从农家炕头走进现代生活场景。

如今,东乡族刺绣早已走出黄土高原,登上更广阔的舞台。其跨界设计作品3次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等国际T台,品牌曝光超3亿人次;“东乡绣娘”劳务品牌成功打造,通过电商直播等方式,32万件绣品销往全国,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。2000余名东乡妇女参与刺绣制作,500余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。一根绣花针,既绣出了幸福生活,也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“指尖产业”。

千针万线绣古今,一针一线总关情。东乡族刺绣,以针为媒、以丝为语,绣尽了黄河两岸的山河风情,传递着东乡民族的文化底蕴。作为省级非遗,这门指尖上的艺术,在传承人的坚守、政府的扶持与社会的关注下,必将在守正创新中继续绽放光彩,让这缕来自黄土高原的绣韵,飘向远方。

文化传承与保护

